

岁月是朵 两生花

*The Bloom
of Time*

唐七

著

岁月是朵两生花
涉江而过
花开千朵

岁月是朵花

The Bloom of Time

曾用笔名唐七公子

唐七 / 著

两生花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是朵两生花 / 唐七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71-0422-3
I . ①岁… II . ①唐…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8877号

责任编辑 王 宁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
邮 编：100037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9印张
字 数 315千字
定 价 29.80元 ISBN 978-7-5171-0422-3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今生再见，你不是你【001】

周星星的每一部电影都在数十年如一日地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中心思想：表错情是件很悲摧的事。

第二章 谁家少年侧影翩然【010】

居里夫人说，女人一旦生了孩子总是特别容易健忘。我从十六岁开始，就变得和所有生了孩子的女人一样健忘。

第三章 周超越相亲【018】

你说话不算话，我要诅咒你一辈子买方便面没有调料包。

第四章 这么多年，你过得好不好【029】

你还会不会想到我，你还会不会继续爱我，再见面的时候是拥抱还是错过？

第五章 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038】

要想不哭出来其实挺简单的。

第一步，抬头。第二步，闭眼。

这样，眼泪就都流进心里了。

第六章 那个夏天让人骨头冷【047】

那个夏天花红柳绿，每天的日头都很毒辣，但总让人情不自禁地觉得骨头冷。

第七章 十八岁，流年似水【060】

幸福这东西不像女人的经期，一个月准时来一次，这次没做好准备工作下次还可以继续调整。幸福是一张船票，过期了就没法再用了。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八章 他的女朋友【067】

第三十二次，周越越来恋爱就失恋。不是她不想恋，是这个社会实在缺乏安全感，没有让人放心恋爱的条件。

第九章 搬过来一起住吧【075】

这世界拥有多重空间，不同空间住着不同人种。空间虽然多重却并不重合，而且都是平行向前，没有任何交点。除非哪一天电闪雷鸣过头，整个宇宙空间强烈扭曲，旗下的分属空间被迫交合，人种才有可能从一个空间跳到另一个空间。

第十章 为什么想要保护我？【081】

以前答应了一个人，等她等到二十七岁，结果二十七岁一过，可以结婚，却单身单习惯了。

第十一章 手机上的洛丽塔【087】

请给我一个只要我喜欢的人戴在手上就永远不会离开我的魔术戒指。

第十二章 玉满楼【094】

那个人的名字在记忆中始终难以搜寻，简直比沦落风尘的处女还要让人觉得诱惑神秘。有一瞬间，我觉得我要想起来了。

第十三章 昨日非今日该忘【101】

那一场荒唐的青春，总有一天要在记忆深处落幕，就像姑娘终将变成徐娘，一半的徐娘还要再生下姑娘，这是生物规律，不容动摇，并且一定会成为现实。而最野蛮原始的生物规律，却往往是凌驾于一切社会法则的东西。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四章 调情请注意力度【126】

放眼整个生物界，永远是花花公子最希望女人们能够活得开放。首先心灵为他们开放，然后身体为他们开放，归根结底还是身体为他们开放，等女人完全开放了，就可以把她们随手放开了。

第十五章 放心爱上我吧【144】

你明明说过的，你还说她是你人生道路上唯一的风景，
失去她你会一无所有……

第十六章 没什么可怕的，我拉着你【158】

有些刺扎在心里一辈子无法拔出，你以为已经不疼了，其实是因为深深长在了肉里，等闲的刺激根本刺激不到，但一旦被刺激，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

第十七章 秦漠，生日快乐【175】

秦漠，我……你……还有……生日快乐。

第十八章 蛋挞，八年不见了【183】

从前也想象过失忆前我的人生必然复杂曲折，就是没想到有这么复杂曲折，爱情是琼瑶式的爱情，亲情是《蓝色生死恋》的亲情，难怪冯小刚说生活远比艺术深刻。

第十九章 这个恐怖的雨夜【193】

时间把妲己弄成知己，把知己弄成知彼，你不再了解这个人的一切，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考到了驾驶执照。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二十章 如果命运也有形状【207】

我们在青春年少时遇到彼此，那是最洒脱美好的时光，那是最不成熟的时光，可我们的喜欢没有在一个维度里过，从来都是错位的。可本来，我们本来可以的。

第二十一章 无法再失去你【221】

我一直在失去，失去记忆，失去养母，失去青春里初次的恋情，我只是，只是不能想象林乔从我眼前消失，他就像我的一段人生，而这一次假如再有一场失去，势必，会失去得最为彻底。

第二十二章 我们错过了八年【233】

我们有一个闹剧般的相遇，我却希望至少结束是好的。我和他的结束，不该是他望着我的背影，我的手放在别人的臂弯中。

第二十三章 第一场花期【243】

我以为这场两个月的爱情太单薄，敌不过将我团团缠绕的过去。可将我缠住的过去不过两年，而这场爱情原来不止两个月。

第二十四章 岁月静好【256】

他们这样相处，同处一个世界做着不同的事情，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部分时光，的确让她感到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第二十五章 我把回忆弄丢了【275】

生活是一场战斗，某些时候爱情也是，我的对手当然不是我爱的那个人，是我自己。

第二十六章 两生花【283】

我听说这世上有种植物，每年会开两次花，一次盛开在萧瑟的深秋，一次盛开在葱茏的初夏，一朵十月花，一朵六月花，世人给它一个美丽的名字，两生花。

The Bloom
of Time



第一章 今生再见，你不是你

周星星的每一部电影都在数十年如一日地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
中心思想：表错情是件很悲摧的事。

回过神来的时候，坐在对面的才俊已经把话题从《周易》转移到了周恩来。

我松了口气。

这位工科出身的才俊，其人的联想能力丰富得令人发指，当他从门德尔松谈到龙门山周口店又从龙门山周口店谈到《周易》时，我就一直担心他会从《周易》谈到《易筋经》。

出门前，促成这次相亲、并对其寄予厚望的好朋友周越越语重心长教导我：“宋宋，我大舅的这个朋友吧，特别欣赏才女，尤其是跟他志同道合的才女。你要把握机会。等把他搞上手了，带到林乔和韩梅梅跟前一晃，保管你什么气都出了，那叫一个神清气爽，那叫一个翻身农奴把歌唱！”

话毕在我肩膀上搭了条市价三十五块人民币的波西米亚风格大披肩，并勒令我将平底单鞋换成一双匡威牌帆布鞋，以增强我是一个才女的可信度。

由于之前的二十五年我从来没有穿过披肩这种服装，对它的运用不够纯熟，所以在和这位才俊用餐时，不慎打倒装满水的杯子一个，碰落沾满酱汁的刀叉一双。才俊很有修养地皱了皱眉头。

我肩负着将才俊搞上手的使命，为了不辜负周越越的期望，丝毫不敢懈怠。但话题曲折回环九转十八弯，却总弯不到郭晶晶和田亮的分手真相或李嘉欣迄今为止共傍了多少位大款这种我擅长的方面。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才俊终于意识到不给我发言机会有点违背我们此次相亲的公正平等原则，握着杯子笑道：“颜小姐平时喜欢看什么书、听什么音乐？”

我把最后一口肉咽下去：“看书？哦，偶尔看看《金瓶梅》什么的，唱歌……就偶尔听听《洪湖水》或者《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之类。”

才俊的笑僵在了脸上，沉默片刻后挣扎着试图挽救话题：“颜小姐还有其他的兴趣吗？”

我收起叉子问他：“哎，你听说过安利吗？”

才俊彻底沉默了。

付账的时候才俊的气色不太好，看得出来他不是很满意我，觉得付出去的这几张钞票是无意义投资，他亏了。我本来想安慰他，现代社会有很多上班族压力太大，每个星期不得不花钱请心理医生听他们倾诉，心理医生两个小时的收费比今天我们吃的这顿晚饭贵太多了，如果他实在想不通，可以当作这两个小时其实是在看心理医生，但突然想起周超越提过这位才俊比较好面子，我思考再三，决定还是保持沉默。

窗外万家灯火，我裹着披肩跟在才俊后面。途经一张餐桌时，蓦地感觉到两道凌厉的视线，条件反射地侧头一看，看到了一个中国人和两个外国人。不过，在这个凭借人种面部特征已经很难分辨国籍的年代，也有可能是一个外国籍华人和两名中国籍洋人，虽然说后者的可能性常识上来说不太大。

向我这个方向致以凌厉视线的是那位华人青年。我有一刹那心花怒放地觉得这个视线可能是投向我的，但是下一刻，就立刻否定了自己的这个假想。电视里不是经常演吗，美女在街对面边挥手边对着主角做各种暗示性强烈的诱惑动作，当主角乐颠乐颠地跑过去占美女便宜时，热辣的美女嘟着嘴一边大喊“Honey”一边兴高采烈地投进了站在主角背后的猛男的怀抱……

周星星的每一部电影都在数十年如一日地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中心思想：“表错情是件很悲摧的事。”

按照周星星定律，这位中国籍帅哥或是外国籍华人帅哥的视线终端必然连接着某位惊世骇俗的大美女，我客观地欣赏了下这位帅哥的美貌，识时务为俊杰地掉转视线，侧头回去向前大迈两步，正好赶上今晚埋单的才俊的步伐。

我和才俊在餐厅门口和平分手，意料之中他并没有问我要电话号码。这一点我表示理解。但令人气愤的是，他不打算送我回家，却一厢情愿地

叫来了出租车，并坚持将我塞了进去。这使我不得不多花了十一块冤枉钱，而我本来是可以步行到对面汽车站，花一块钱硬币坐230路公共汽车直接坐到小区门口的。

洗澡时似乎听到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作为深秋的夜风，它今天晚上吹得有点狂暴。

我隐约觉得刚才餐厅里那位用视线扫射我的帅哥有点眼熟，擦头发时突然福至心灵，记起他长得像颜朗喜欢的某个女明星的绯闻男朋友。前两天颜朗还在电视上指给我看过，怪不得眼熟，那男的叫秦啥来着？我决定等颜朗上完奥数补习班回来问他。

擦头发擦到一半，周越越在外面边挠门边大叫我的名字。那门挠得撕心裂肺惨不忍睹。我不得不放下毛巾前去接应她。

周越越义愤填膺地倒了杯水，义愤填膺地喝了一口，义愤填膺地指着我的脑门数落：“你出息啊你，刚才人家小伙子打电话来把我骂了一顿，说他明明要求介绍一个才女，我却弄一个革命欲女给他，欲女就不说了吧，还是个卖安利的。你说说你都干了些啥。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装天真装忧郁不好装，装才女还不好装啊？又不需要你四十五度角仰天流泪，他说什么你点头微笑应着就行了呗。为了你能成功，我还特别借给你我的匡威牌帆布鞋。你这倒霉孩子，你多么叫人失望啊！”

虽然觉得对不起周越越，但我还是不得不指出一个事实：“你那双匡威牌帆布鞋其实是仿冒的吧？”

周越越生气地甩门而去。

这次相亲虽然惨败而归，但它在某一方面成功地改造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今晚以前，受诸多言情小说的影响，我对于“才俊”这两个字一直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在我的美好幻想中，才俊必然是才的，而且是俊的，就像《赤壁》中的金城武一样，谈笑间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偶尔弹弹琴带带兵，业余还能给战马接接生。

所以当周越越对我说对方是个才俊时，可想而知我是多么的激动啊。但这位才俊，他先是用他稀疏的头发和鸭梨一般的体型颠覆了我对“俊”

这个字的理解，再用关公战秦琼和龙门山周口店发现元谋人的历史故事颠覆了我对“才”这个字的理解。当我好不容易调整出听穿越故事的心态，他却用“司马迁遭受腐刑之后，身体全腐烂了，该是多么痛苦啊”这个感叹句再一次深深地刺激了我。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位才俊一定要找个才女处对象，但我晓得他想要找个才女处对象的愿景是有点难于实现的。

颜朗八点半才回来，错过了电视上《火影忍者》第306集的播出，发了一会儿脾气。我和他商量，只要周五他语文测试能考过八十分就告诉他家里电脑的密码，他表示接受。

补习班老师留了题目，让他们思考“在十个房间里，有九个房间开着灯，一个房间关着灯，如果每次同时拨动四个房间的开关，能不能把全部房间的灯关上？”这个问题。我给他做了碗蛋炒饭，陪他坐在灯下思考了一会儿，没思考出来，就先去睡了。

我忘了问颜朗他喜欢的那个女明星的绯闻男朋友到底叫秦啥来着。

周超越三天没跟我说话，令我得到了空前的平静和难得的清闲。在这空前平静且难得清闲的72个小时里，我让于阿红得了白血病客死异乡，从而结束了我的长篇小说《对面竹楼上的孤女》的创作。编辑表示欣慰，看完后建议我重新写结局，把白血病换成肺痨，她觉得《对面竹楼上的孤女》作为一部乡土气息浓厚的文学作品，不适合使用白血病这样时尚的、富有韩国气息的文化元素。我严词拒绝了她的提议，表示乡村文化和工业文化的融合是大势所趋。在这部作品中我要有所提高，要让多种文化元素和谐共存。编辑威胁我如果不改的话这本书的出版将困难重重，稿费打入我账户的日子将遥遥无期，我把钱包里工商银行卡、建设银行卡、招商银行卡以及农业银行卡中的所有存款统计了下，对编辑表示了妥协。

第四天下午的文艺美学课上，周超越发来短信，邀请我下课后去吃钵钵鸡。她说昨天晚上她大舅生日，她终于见到了曾经和我相过亲的那位才俊。她觉得挺对不起我，她以前听她大舅赞赏过这位才俊长得像某位伟人，便古道热肠地介绍给了我，但她绝没想到这位才俊长得像皮球版的朱元璋。我就知道，区区一个胖才俊是毁灭不了我和周超越之间山无棱，天

地合，乃敢与君绝的深厚友谊的，遂欣然应约。

人一旦有了追求，光阴就荏苒了，岁月就如梭了，时间就白驹过隙了。在到底是去北门吃陈记钵钵鸡还是去南门吃廖记钵钵鸡的痛苦抉择中，下半堂文艺美学课悄然而逝。

我和周越越各抒己见，经过一番磋商，最终决定光顾南门的廖记钵钵鸡。

南门校门口有家书报亭，周越越突然想起要买一份《参考消息》。事后我非常后悔自己趁机去上了个厕所，没有及时制止她这个冲动的行为。

据说在买六角钱一份的《参考消息》的过程当中，透过琳琅满目的书报读物，周越越一眼看中了本以一位端庄典雅的美男做封面的全铜版纸豪华杂志。这本叫作《名筑》的豪华杂志价格一点都不名著，薄薄一小本竟然要三十六块钱人民币。随身只带了四十块人民币的周越越本来牢记着要请我吃钵钵鸡的誓言，准备明天再来买这有且仅有最后一本的杂志的，哪晓得半路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想夺她的心头爱，于是她毅然掏出了人民币，酿成了只能请我吃个烧饼的惨剧。

我把那本罪恶的杂志接过来翻了翻，配图大多是酒店度假村什么的，原来是本建筑类专业杂志。

手里的黄糖烧饼吃完之前，我一直在琢磨周越越为什么要去买一本建筑杂志，最后终于想起来她是建筑系的研究生。周越越就是有这种本事，能够轻易让人遗忘她竟然是个研究生，竟然读的还是建筑系。每当我想起来她是建筑系研究生，都要疑惑一遍她当年到底是怎么考上的，当然不可能得出结论，只能将之归结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吃完烧饼后，我们决定去基础教学楼后面的快活林歇歇脚。

天气转凉后，快活林也并不像春天和夏天那样令情侣们快活了。没钱开房只能退而求其次来此打野战的男男女女们日渐稀少。夜幕笼罩下的快活林有一种禁欲式的忧愁。

虫鸣阵阵，我正准备掏出手机来计算一下，看这个月还能不能余出钱来给颜朗买件过冬的棉衣，前一刻还在路灯底下抱着杂志认真钻研的周越越突然大吼一声，猛地扑上来抱住了我的脖子。

旁边路灯底下走过一对男女。

女的说：“呀，看，蕾丝边。”

男的说：“啊！蕾丝边！啊？什么是蕾丝边？”

女的说：“蕾丝边你都不知道，L-E-S-B-I-A-N啊。”

男的说：“L-E-S-B-I-A-N是什么啊？”

女的生气道：“L-E-S-B-I-A-N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英语有没有过四级啊？你英语没过四级我可不跟你处对象啊。”

男的惶恐道：“我英语是过了四级的啊，我还考了79分呢，这个单词挺熟的，就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你等等啊，等等我查查文曲星。”

男的从书包里掏出一款步步高牌文曲星，女的跺了跺脚，转身跑了。

男的在后面边收拾书包边喊：“小丽，你回来啊，我英语确实是过了四级的啊，你不相信我回去给你看证书啊……”

我拍了拍周超越的背：“快松开，你看，别人都以为我们是蕾丝边了。”

她放开我的脖子，眼睛里放射出一种近似癫狂的光芒。她说：“啊……宋宋宋宋宋宋，秦漠居然到C市来了，他居然到C市来了。我从没想过这辈子居然有幸能和他呼吸同一座城市的空气，怎么办啊宋宋宋宋，我觉得好激动好激动好激动，啊……我要晕了要晕了要晕了……”

我说：“女侠！！！求求你别再用你沾了黄糖的爪子碰我的毛衣！！！”

我不止一次听周超越用膜拜的口吻提起秦漠这个人。据说此人乃当代建筑界的一朵奇葩，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的高材生，二十五岁就跟人合伙在纽约开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是个实践型建筑师，五六年来做出了很多精品，美国的什么什么州立美术馆和什么什么纪念堂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我记得高中时代有个数学次次考满分的女同学，我们都很妒忌她。这个女同学后来被保送上了清华，前年去了国外留学，就是去的这个麻省理工大学。她的名字叫什么我已经没有印象了，那时候大家也没怎么叫过她的名字，一直亲切地称呼她外星人。

我和周超越离开快活林的时候，看到一棵大树后面，韩梅梅正攀着

林乔接吻。他们藏身的那个位置相当隐蔽。周越越大概并没有注意到，因为她正忙着预演她和秦漠的初次相遇，况且她还有轻度近视。虽然我的眼睛也近视，不仅近视还带散光，但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隐形眼镜配得很好。

周越越一直处在一种极端亢奋的状态中，令人担心一个烧饼的热量是否足以支撑她亢奋一个晚上。不幸的是，我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她果然没有吃饱，无耻地在我们家蹭了顿汤面，临走时还顺走了一个羊角面包，尽管我暗示过那是颜朗明天早上的早饭，尽管我还暗示了不止一次。

颜朗的语文考试依然没有突破80分大关，自从他升上三年级开始学习作文以来，就没有哪次语文考试是过了80分的，但数学次次都能考到95分以上，这严重违背了我的基因。我曾经无限忧愁地和周越越讨论过，颜朗也许不是我亲生的。周越越说这不可能，你看他的英语跟你的英语一样烂。她的这个论据太强大了，立刻就打消了我的疑虑。

颜朗吃完汤面之后主动去刷了他自个儿的碗，然后坐到我跟前来，企图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攻陷我。

我说：“颜朗，一次七十八，两次七十八，三四五六七八次你还是考七十八，能把这分数老维持在一个点上，你也不容易啊。”

他谦虚道：“哪里哪里，你过奖了。”

于是我让他把周越越用过的那个碗也刷了。

看不了《火影忍者》第306集，颜朗显得有点失落。为了排解这种失落，他坐在沙发上翻杂志。我坐在电脑跟前，准备使用百度的搜索引擎查找一下肺痨的症状，以备修改《对面竹楼上的孤女》的结局。

颜朗突然啊了一声，指着手上的杂志封面，用一种嫉恶如仇的语气说：“这不是郑明明的男朋友吗？老妈你怎么买这个杂志啊？一看到秦漠这个男的我就烦，都三十多岁的老男人了，还好意思跟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处对象。”

颜朗手上的杂志正是周越越忘了带回去的。我仔细看了会儿封面上那个端庄典雅的美男，突然惊悚地发现，那天晚上在和胖俊杰相亲的餐厅里用视线扫射过我的美男，跟周越越这本杂志封面上的美男简直就是一个模

子里印出来的。

我咳了一声：“不是绯闻男朋友吗？”

颜朗继续嫉恶如仇：“不是男女朋友的话，又哪来的绯闻啊。”



The Bloom
of Time

第二章 谁家少年侧影翩然

居里夫人说，女人一旦生了孩子总是特别容易健忘。
我从十六岁开始，
就变得和所有生了孩子的女人一样健忘。